

通俗演唱叢書

劇詞彈

記奸除妹兄

著行周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時間 一九五一年四月某日的晚上。

地點 上海。

人物 丁子誠 二十六歲，某藥廠的技師，男性。(簡稱誠)

丁小敏 二十歲，丁子誠之妹，女工。(簡稱敏)

方銀根 三十餘歲，外表是往來城鄉的布販。丁子誠的表兄，寄住在丁家。(簡稱方)

姜福龍 四十餘歲，丁家的二房東。自稱是地產公司經理。男性。
(簡稱姜)

丁母 四十餘歲的婦人。(簡稱母)

公安人員 甲乙丙丁四人。(簡稱公甲、公乙等)

布景 丁子誠的臥房：一間亭子間。正中間的右側有一扇門是通外面的，門上有鎖。左面壁上有兩扇玻璃窗。房間裏傢具很簡單，一張單人小鐵牀在左邊，中間是一張帆布牀。牀底下有一隻網籃，一隻小皮箱。靠右邊是一張小寫字檯；檯上放着熱水瓶、玻璃杯、書

夾及其他。右壁上可以貼一些照片以及標語、錦旗等等。中間懸有吊燈，未開。左面玻璃窗上有光射進來。

幕啓 丁小敏坐在書桌旁看書，丁子誠哼着『咳嗽嗽……』上。

敏 阿哥！那哼轉來得實梗晏？八點多哉。

誠 爲仔發現有特務到廠裏去下毒藥，所以促事務所裏就提高警惕，展開學習鎮壓反革命。吃過夜飯開仔兩個鐘頭格大會。儂廠裏啥還勿曾展開反特學習？

敏 促是老早展開格哉。……阿哥！我想告訴係一樁要緊事體。

誠 啥格事體？

敏 我看銀根哥形迹可疑，有點靠勿住。

誠 銀根哥？（微笑）銀根哥有啥靠勿住？伊不過是個小本經紀人！佢學習得忒緊張哉。神經過敏！

敏 我真也勿神經過敏來，我看佢末有點思想麻痹！

誠 纔瞎纏，銀根哥是促大娘舅格兒子，表親。大家全曉得底細格。照係實梗多心，親眷朋友只好大家勿來往。

敏 佢纔知識分子格感情用事。我嚟不線索，那哼好瞎三話四。

誠 線索？啥格線索？

敏 我看係真格要好好教學習得來，剛剛末弔兒郎當，
思想麻痹；現在末急得格副樣式。我告訴係：

(唱)銀根哥常常上海來，

耽擱幾天就離開。

每月總要來一趟，

(看俚是)忙忙碌碌噉空閒。

到底俚係爲點啥，

此中根由費疑猜。

誠 格格末係去管俚啥，一個人末有一個人格事體。

敏 (唱)(我想)目今匪特多隱蔽，

(促要)提高警惕常防範。

有一天只因頭痛我歸家早，

聽得房中高聲喊；

卻原來，銀根哥朋友走進來。

全是眉毛豎，眼睛彈；

相貌凶，面孔板，

窮凶極惡(格)流氓坯。

我是心中疑惑暗思想，

警惕提高理應該。

誠 嫫講哉，嫫講哉。銀根哥來個把朋友末算啥壞事體，全是瞎疑心。

敏 還有來。前日仔夜裏姆媽無意之間告訴我，看見銀根哥有交關鈔票，我就有點疑惑。後來我要到亭子間裏來，門縫裏有燈光，推推推勿開，門鎖拉晦。喊喊也無人答應。我就摸出鑰匙來開門。（下意識地把一串鑰匙拿在手裏）叫啥銀根哥聽見我開鎖聲音，俚就喊哉：『敏妹妹嫫進來，我拉裏措身。』我更加疑心，就拉外勢等。我說要尋一本書，叫俚快點開。等仔一歇，我進去一看末，俚條衣裳全着好拉浪，面盆腳盆嚙不一隻，地浪檯浪水嚙不一滴。俚說措身就明明勿對。想告訴姆媽末，怕姆媽膽小。所以替俚來商量商量，格裏向一定有毛病。

誠 （有點疑惑）今朝銀根阿曾轉來？

敏 來格哉！拉浪二房東姜家吃酒。

誠 姜福龍一淘吃酒，俚篤那哼認得格？

敏 住拉一家屋裏末，那哼會勿認得。兩家頭全是好酒量，常常拉一淘吃酒格。

誠 （跳下牀來）勿對，勿對！我只顧廠裏事體忙，屋裏事體全勿問訊。真正是麻痹思想。我告訴俚，二房

東姜福龍勿是好人。係阿曉得佢做啥個生意格？

敏 佢自家說是地產公司經理呀！

誠 勿對格，姜福龍是頂房子格黃牛。手檔浪有一班小流氓，專門接頭頂房子事體。剝削窮房東，硬吃三房客。現在佢篤兩家頭鬻拉一淘，一定有毛病。

(唱)那姜福龍從前是白相人，

解放以來假收心。

籠絡許多小流氓，

頂房子假裝生意經。

銀根同他常來往，

只怕此中有病根。

(你看那)箱籠物件都在此，

(倒不如)趁此無人來尋一尋。

(白)係拿門鎖上仔。佢來搜查搜查看。有真憑實據末馬上去告發，若說噲憑噲據，就勿能冤枉好人格。

敏 好格！尋尋看。

[小敏把門鎖上。子誠在帆布牀下拖出網籃、小皮箱。

誠 皮箱鎖拉嘢。

敏 (解開網籃，發現一大包鈔票，兩小包藥粉)係看！該搭有兩包藥粉，係拉藥廠裏做技師，阿看得出是啥

格藥？

誠 (接過藥粉，嗅了一嗅) 格個是毒藥。該死，該死……
銀根拉浪做迭種事體。所以俚好幾次要到我廠裏
去參觀，原來也要想下毒。好險好險。若說勿是今
朝發覺，真要撥俚害煞勿少人得來。

敏 鈔票有五百萬。僚看！

誠 全是五千塊頭新鈔票。(細看) 勿對！(在自己身邊摸
出一張人民幣來對比) 勿對，假鈔票！

敏 假鈔票？阿是！到底路道勿對。(也在袋裏摸出一張
來對照) 我倒還看大勿出……啞，假格，假格！哪，
格裏向有點兩樣格。

誠 僚把鑰匙來試試看。箱子裏一定還有別樣物事拉
嗨。

〔小敏解下鑰匙正要想去開皮箱。只聽得方銀根和丁母的聲音。〕

〔幕後方聲：『嬢嬢末真正客氣，再吃一點亦勿礙格。』〕

〔幕後母聲：『我怕發老毛病勿敢吃酒。僚也少吃點，餐酒水糊
塗。去翻罷。』〕

〔敏、誠兩人連忙把東西放到原地方。〕

誠 讓我來騙住俚，僚去報告公安局。越快越好！

〔小敏點點頭，把門上鎖開了。兩人裝作看書的樣子。〕

方 (推開門) 孃孃係也好睇哉! 明朝會。

〔幕後母聲:『明朝會!』〕

〔方銀根進門, 看見小敏。〕

方 敏妹妹真正用功。阿是拉浪看封神榜?

敏 佢拉裏學習鎮壓反革命文件。

方 (有點突然, 但立刻鎮定) 啞! 鎮壓反革命。唔篤亦勿是公安局裏格警察, 去學俚作啥?……辰光勿早哉, 敏妹妹也好去睇哉。

〔方銀根坐到帆布牀上, 脫掉皮鞋。〕

敏 我是要去睇哉, 明朝會!(出)

誠 (起身走到方銀根身畔) 銀根哥! 僚對鎮壓反革命格件事體那哼看法?

方 我吓? 我是只曉得做生意養家活口, 共產黨、國民黨我全勿關。不過……

誠 不過那哼?

方 不過……嘻嘻! 不過現在人民政府管得實梗好, 啥場化還有啥反革命分子! 子誠弟僚看阿對?……嘻嘻嘻嘻! 人民政府實頭好格。

誠 銀根哥! 佢是表兄弟, 我勿好『看冷鋪』。僚既然曉得人民政府好末, 爲啥僚……

方 子誠弟，我，我有啥事體，是勿是我做小生意勿繳稅？

誠 係自家做格事自家曉得，嗨！……

〔方銀根吃驚起來。想着皮鞋。子誠把他按住了，不讓他穿。〕

方 我……我我……我有啥勿好？

誠 銀根哥！僚嚇末癢嚇，我是實梗警方僚聽。政府對自動去自新，願意悔過格反革命分子，還是可以寬大格。對堅決反革命到底格分子，是一定要嚴厲懲辦格。

方 阿咦，阿咦！子誠弟，僚別樣全好講白相。啥格反革命啦特務啦，勿好瞎三話四介。

（唱銀絞絲調）

叫僚一聲子誠弟，

說話要當心。

我替僚兄弟是至親。

就是吃齋飯，

也有老交情；

說啥格末反革命，

還要去自新。

我格表弟噯……噯！

打啥格棚呀勿要尋開心，

惡打棚呀忒嫌勿該應。

誠 我亦勿是拉里說僚當特務，我是說現在特務邪氣壞，僚腰去上俚篤格當。

方 蠻好，蠻好，我曉得拉里，該趙到上海來末吵鬧仔
咂篤十多日哉。咂篤末日腳也勿是啥寬裕拉嘅。自
家人好講格呀。（從衣袋裏摸出一大疊鈔票來）喏！
該搭有三十萬，也勿好算是房飯鈔。是做阿哥格一
點點小意思。阿好？

〔子誠把鈔票接到手裏，細細一看，笑笑。〕

誠 全是一嶄齊格新鈔票。銀根哥倒着實有點小道理。
剛剛替僚說說笑話，僚倒直頭做得出格。腰動氣。

方 （甚爲得意的樣子）子誠弟，僚作興手裏緊末，搭我
講好啦。自家人總好商量格。阿對？嘻嘻嘻嘻！噯！
我銀根哥也作興有啥勿到之處末，老弟，自家人，
包涵點。

（唱銀絞絲調）

銅鈔鈔票無所謂，

全是自家人。

奉勸僚老弟腰多心。

有啥勿到家，
大家有交情。
若然再要銅鈔用，
有我方銀根，
我格表弟噯……噯！
自家人呀總歸講得清；
自家人呀何必忒認真。

誠 我曉得係鈔票木老老拉噯。銀根哥，我有點弄勿懂
係。既然實梗發財末，係爲啥還要吃辛吃苦格鄉下、
上海，上海、鄉下做啥格買布生意？

(唱)(係在)蘇州鄉下作營生，

小本經紀過光陰。

這大批鈔票從何得，

嶄嶄齊齊完全新；

到底老兄有本領。

(方夾台：『格個！』)

(你不要)裝癡呆，假正經，

(你不要)甜言蜜語哄騙人。

(要知道)人民力量多強大，

美帝已經現原形；

(何況是)小小妖魔特務們，

(真好比)飛蛾撲火自燒身。

(你要)仔細想一想，

頭腦醒一醒；

趕快覺悟去自新。

人民面前講老實話，

(還可以)從寬處理再做人。

若然再無反悔意，

自取滅亡死路尋。

方 格個……

誠 (緊追)該格假鈔票啥場化來格？

方 假鈔票？

誠 (緊追)還有毒藥粉啥用場？

方 (猙獰)僚僚！

誠 (緊追)前幾日僚要跟我廠裏去，阿是也想去下毒藥？

〔方銀根又想着鞋子。子誠又把仙按住。〕

誠 現在要想走是走勿脫格哉。還是老老實實告訴我格好。阿是姜福龍利用僚……

〔方突然躍起，着了鞋子，奔到門口，子誠追上抓住。方掙扎，被

誠打倒。

方 (急叫)姜老闆，姜老闆！豪燥上來，姜老闆！

〔子誠掩住方的嘴。門突然打開。姜福龍執手槍走了進來。〕

姜 立起來！識相眼！

〔幕後母聲：『作啥神橫鬼叫？子誠，子誠！』〕

姜 (逼近子誠一步)勿許開口！

〔方爬起來，走到門口。〕

方 孃孃！佢拉裏尋尋開心，嚙啥事體。

〔幕後母聲：『好睷哉。』〕

方 曉得哉。係定心睷罷！

〔方把門關上、鎖上。姜福龍已把子誠逼到右壁椅子前。〕

姜 拿俚綁拉靠背浪！

〔方取繩子把子誠縛在靠椅上。〕

誠 銀根格賊！我再警告係一次，係格末日到哉！

姜 勿許開口！(向方)藥粉拿出來。讓俚全屍罷。

〔方開網籃取毒藥。〕

方 網籃翻動過哉。

姜 癩管，拿出來撥俚吃！……小赤佬！勿是我姜伯伯
勿讓係做人，是係自家作死！佢蔣總統格密令：『隨
便啥人，勿論爺親娘眷；曉得佢祕密格，就只有

……死!』

〔方銀根已把毒藥粉撮了一些在玻璃杯裏，一邊倒開水。

方 勿是倖死，就是促死。只好對勿住老表弟哉……
(擎杯送到丁子誠嘴邊)喝!

誠 姜福龍! 我再警告僚，我丁子誠一個人犧牲無所謂。阿曉得全中國人民已經布置好天羅地網；反革命分子隨便那哼逃勿出去。

姜 小赤佬，還要嘴兇。(迎頭一槍柄。子誠頭上血出)
……灌下去!

〔方銀根要想灌毒藥。丁子誠掙扎。姜福龍把手槍放到衣袋裏，上去幫忙。此時，兩枝長槍敲碎了玻璃窗，把槍伸了進來。

〔幕外公安人員聲：『不許動!』

〔姜福龍奪門欲出。門開。外面兩個公安人員持手槍走了進來。頂着姜福龍。後面小敏跟進來，把姜福龍的手槍拿出，交給公安人員。

敏 該格就是惡霸流氓姜福龍。

公甲 我們知道。我們已經掌握了好多材料，他不單是流氓惡霸，還是美帝蔣匪的特務。(看見子誠的情形)險些兒吃了虧是不是？同志！發現了特務的時候，最好不要當面鬥爭他。只要儘快的告訴公安

局。我們一定會很快的把特務抓起來。

〔方銀根曉得逃不掉了，把玻璃杯落到地板上。撲到小敏面前。〕

方 小敏妹妹！侬是自家人，總要係救救我格。

敏 （不理他，向公安人員）該個就是方銀根。

〔公安人員把手鐐給姜，方銬上了。小敏去替子誠解開繩子。另外一個公安人員檢查小皮箱、網籃。丁母聞聲而來。〕

母 子誠做啥？小敏！

敏 姆姆嚇嚇，勿礙格。銀根搭姜福龍全是反革命分子。現在破案哉！

〔方銀根爬到丁母面前。〕

方 嬢嬢！總要嬢嬢救救我格。方家門堂仔裏就是我一隻根。總要嬢嬢救救我格！

（唱）奉求姑母開大恩，

饒我銀根轉家門。

（想我是）方氏門中惟一脈，

保留你娘家後代根；

（我末）從今改過做好人。

母 好篤！咿篤兄妹兩家頭倒好篤。阿是連得表阿哥全勿講情分。

（唱）（想）你們兄妹太狠心，

全然不念近親鄰。

外婆家僅此單傳子，

方氏門中一脈根。

(想你們是)表兄弟，有情分，

豈可全無半點情。

他有錯誤宜勸解，

相勸改過重做人；

(大不該)告發拘捕心太狠，

斷送外婆家香火根。

[于誠頭上淌着血，小敏扶着他到丁母面前。于誠從袋裏摸出三十萬元鈔票。

誠 公安同志！該格是方銀根想賄賂我格三十萬塊假鈔票。……姆媽！倭看！我頭浪撥俚篤打傷，銀根再要強逼我吃毒藥。倭看！

(唱)母親不必怒氣生，

特務那講親眷情。

莫爲私情把公事誤，

(要知道)當他親來他不是親。

(他們是)心險毒，手段陰，

毒藥一杯要我吞；

(他那裏)還有半點親感情。

敏 (接唱)假鈔票,暗使行,

破壞經濟與財政;

(他那裏)還有半點好人心。

放毒藥,害人民,

不知害死了多少人;

(他那裏)還有半點慈悲心。

母親只顧方門後,

忘了自己嫡親生;

(忘了那)家家戶戶的青年人。

容留一個害人賊,

家家母親心不寧。

容留一個害人賊,

(就要)殘害萬千好人民。

方 孃孃,我下轉改過哉。(哭)噯噯噯!

公甲 老太太!你不要相信他。這些反革命分子是一定要嚴厲鎮壓的。你看你兒子的性命就差一點斷送在他們手裏。

母 喔!我倒看拉親眷面浪,啥咄篤反革命分子,連得爺親娘眷全勿認得,表弟也要撥僚下毒手。格是將